**圆桌派第一季第十集 中国人的美国梦碎了吗?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陈丹青、刘索拉、徐累**

窦文涛：哈哈哈哈，因为开始了，哈哈哈哈，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一个光头俩白头。

徐累：四个眼镜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那个大家不知道，这凑到一起真的是缘分，因为呢，这个索拉老师，索拉老师我真是太感动了，就是这丹青老师一来，您就发烧了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索拉老师现在是发着高烧的状态，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在这儿笑而不语，但别大笑啊，您看很有意思，就是好多人啊，这个他听这个男人怎么笑都行，但是说索拉老师一笑，就叫魔性的笑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这为什么呢？

刘索拉：所以今天我就捂着嘴笑，我就这样。

窦文涛：诶诶，当然这个你们两位都是画家，为什么咱们今天那个凑到一块呢，我觉得得说点儿事，跟你、尤其跟你们俩有关系，你们俩算是，算做过美国梦的人嘛。

陈丹青：对，就是美国待过嘛，在那儿。

窦文涛：当年80年代，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，当年80年代的时候，你们在这个国内那么火，那么出名，但为什么纷纷地，包括阿城老是，甚至是王朔也到美国住过一阵，为什么你们大约同时都往美国跑。

陈丹青：这个是中国前三十年是往苏联跑，虽然是没多少人能去，就改革开放以后就往美国跑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。

窦文涛：你呢，当时是想什么呢？

陈丹青：我当时很简单，就是去看原作，非常简单。

窦文涛：看原作旅游去看不就完了。

陈丹青：那会儿哪有旅游啊，民航业都还很少，有飞机开到美国去，一周就一班那个时候，就去留学潮。

窦文涛：那索拉呢？

刘索拉：我其实不是，我是第一次去美国是访问去的，我那时第一次出国，然后去美国就访问，然后我就不能再去美国了，因为你去了访问那一次，他就不让你，两年之内不能再进美国，所以我出国是第一次去的英国，然后到了英国好多年之后，我才又去美国，所以我先去了英国，然后再去的美国。

窦文涛：你说我现在对这个美国的印象，当然我都是旅游去两次，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，因为这个大选，我好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，你看前一阵我们节目来了一个那个教授，就是叫饶毅的，好家伙，在我们节目那儿都炸了，主要是因为他这个饶毅啊，讲话特别那种就是那个绝对正确，是吧，一开始这么说话的人，好多人都骂他，可是就随着，我当主持我也觉得得抑制一下他，他简直就疯魔了一样，就是说你们选特朗普，你们这帮傻子，你们完全都弄不明白，他一个要赶走华人的一个人，华人还在这么为他高兴。

（观看《铿锵三人行》片段

饶毅：这批人蠢，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，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。）

窦文涛：我是觉得，比如说这是不是美国有点儿衰了，我现在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一问这个问题，过去就很多的人就是说，我的孩子是该留学英国，索拉你也在英国待过，也在美国待过，就好像就是说，孩子应该让他留学英国呢，还是留学美国呢，就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是好像说，美国现在还是中国移民就是存量最大的（陈丹青：对），然后差不多到2014年的时候的这个调查，也是说华人这个要移民最主要的方向国，也是这个美国，开始你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行了呢。

陈丹青：是，我相信我看的它这个过程，你看34年前里根当政的时候，是一个新时代，越战也过去了，然后这个经济混乱，然后国内民权运动都过去了，然后回到保守主义，同时英国有个撒切尔，然后尤其在他任上，差不多冷战快要结束了，就是他铺好了以后，等布什一上台，就是1990年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苏联就没了，就这个过程跟今天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紧接着就是经济萧条，我当中经历好几次经济萧条，我都忘记了，他们经济萧条是公开讲的，我们现在进入经济萧条，你市面上也能看得出来，然后立刻会变成，每一届选举的一个话题，然后主要是意外的出现了“9·11”事件，就是新世纪以后，它多了一件事情出来，就是冷战没了，然后单边这个世界出现了，然后到了“9·11”以后，重点就变成反恐，所以国内问题一直被搁置下来，我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，但是三十多年前最大的话题是冷战，然后冷战问题结束以后，刚刚消停几年，这个“9·11”发生了，然后最大的话题是反恐，反恐到了我相信在奥巴马上台没几年，就那个谁被打死以后，那个叫谁(窦文涛：谁？），基地组织那个头头（窦文涛：哦，拉登），对，拉登过了以后，就是呼声很大就该转回国内了，但是好像也没有转回国内，它还有很多其他问题，所以我见证了从里根，一个他们认为非常辉煌的时代，一直到今天就是一大堆问题，国外的、国内的（窦文涛：所以呢？），所以不奇怪，但是选举这个阵势，大家闹啊、争啊，什么这种这个，然后各种跌宕过程，戏剧性的，每届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以前不关心选举的，我不看节目的。

窦文涛；徐累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关心了呢？

徐累：网上都有嘛，就是朋友圈里面都也有不同的，那些在美国的朋友，就包括华人的， 好像态度不是太一样。

窦文涛：就华人好像在那边都打起来了。

徐累：不一样，就是社会地位相对高的，比如说嫁入这种上流社会的，美国的那个华人， 她完全是就是嗤之以鼻，就是川普那个，绝对是不能支持他，怎么怎么样，就是说，包括他赢了之后都是痛苦的那种表情，跟那种就是普通的人的，就是普通华人在那儿生活的那种表现完全是不同的，完全不同的，华人这次好像似乎是飞机啊，弄的这些这个成群结伙地那个去宣传做，好像花了很多力气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这次就是说，这个我看了一些调查呀，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，我还得到一个概念，叫第一代在美国的这个华人，就是说就叫新，算什么，新移民吧，他这个叫第一代，但是还有一个叫1.5代，1.5代是什么呢，就是说童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，这是1.5代，说二代呢那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，然后说那个混得怎么样，就发现说呢，这个1.5代的人，人均收入就是最高的，这个是，你说这说明现在这华人在美国，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呢，索拉您有了解吗？

刘索拉：因为我是就是，完全就是签了合同，到那儿去搞音乐的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没有想更多，但是我经历了克林顿那个年代，我就知道比如说，纽约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，在艺术上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 你问是不是美国完了，就是90年代的时候，从1993年以后，就是美国的艺术界发生最多的事情，就是等于说从60年代嬉皮运动一直到90年代，一直往上走，各种变着花儿的发生，各种有意思的人，都在那个时候还在，但是完了“9·11”以后呢，就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就下去了，就好像就一下子就开始越来越冷清似的，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就很难发生了，再加上美国这种战争它打得，自己打的而且就是各种，可是其实当我们在的时候，90年代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只不过是小小的艺术家，或者我们是小，就是移民或者，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。

陈丹青：很边缘的。

刘索拉：战争已经都在到处打，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，到处已经开始了战争，我们离得太远了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艺术，看到什么，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到处，塞尔维亚的战争、中东的战争、非洲的战争，已经到处美国在， 就是到处都是战争，所以其实我想可能就是美国，就一直这么多年，这个就是像丹青说的，一直没有停的，但是他有一种舆论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在我们在的时候，因为它就是所谓现在，大家说政治正确吧，就是说你再怎么样，有一个政治正确在笼着你，所以各民族的人在那儿，哪怕外头再怎么打，在那个国家里，在各名族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不能怎么，你还有一个平等的感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要维护这个平等、平等空间吧，所以就是现在呢这个就是终于，这个平等空间就可以打破了，就是这个是让人特别伤心的。

窦文涛：而且就是现在他们说什么，就是“文革”什么，我觉得那肯定跟“文革”也应该是两码事吧，但是就是说这个。

刘索拉：非常恐怖的种族歧视现在。

窦文涛：但是川普就说一当选，我这两天还在看他们那边，就是说好像真的有人，就是华人就是说我碰到，在街上就有人冲他说，“中国人滚回你的国家去”，就好像是不是得了势了， 然后很多人呢真 ，你知道吗，现在好多人真跑到墨西哥边境盖墙去了，就是特朗普还没拨钱盖墙呢，现在好多美国人说，我自己捐五百万美元，我要盖墙，就是要把它拦住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老有一种对这个头号强国的这种想象，就是我就说可以聊一个话题，就是叫中国人的美国梦碎了吗？就是因为对我来说，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看着你们哪，你们都是国内的大明星，一个个就去美国，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？姜文那个他们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，那都是我的想象，我小时候想象，什么“千万里我追寻着你”。

（观看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片段

歌词：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）

窦文涛：纽约，既是天堂又是地狱，就是我是一直有这个想象。

陈丹青：这是神话。

窦文涛：我给你看一个电影片段，就是有一个电影，其实讲的就是新东方的，那个俞敏洪他们那个事，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当时的，这个英语课堂上，你就看到当时不同中国人，对美国的这种想象，你可以看一段。

（观看《中国合伙人》片段

老师：美国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除，如果一个白人看见三个黑人男子同时进入电梯，他会在电梯门关闭的前一瞬间逃出电梯，在白人看来，黑人永远是懒惰、无知、野蛮的种族，那么美国的华人呢，总该是聪明勤快吧，但是他们说华人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。

学生1：老师，您去过美国吗？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。

学生2：对啊，老师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老师：你们两个是？

学生1：所谓的美国梦，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，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。

老师：年轻人，你毕竟太年轻，太天真。

学生1：老师，我一定会去美国的，我会自己去证实。）

窦文涛:这是一个电影片段，你看了这个有什么感觉。

陈丹青：两边都不太对，我觉得，就是美国神话是对中国一定是有点，因为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个全中国人忽然多了一个想象，就是美国，然后这个神化实际上，从二战前后就开始了，二战时候他们曾经帮助中国就打败日本人，接管过一部分一段时间，所以从上一代人续到我们这一代，美国想象一直在的，只是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去了，然后短短30年，忽然就中国人在美国已经很多很多了，所以出现你说的“一代半”和“一代”这个问题，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，就是这根“一代半”和“一代”不太有关系，是关乎每一代人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在哪一个阶段，如果赶上经济好，他就有好工作，好前途；赶上不好没了。

刘索拉：还要赶上你在哪个州？

陈丹青：哪一个洲，就是种种原因。

窦文涛：说华人最主要的就是纽约州和加州。

陈丹青：不光是华人，所有移民都这样，我们总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群体，其实所有移民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。

什么呢，很简单，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，然后我到这个医院去等着生出来，那就跟旁边的人就聊天，一个意大利老移民，他孩子，他自己就是“一代半”，他是年轻的时候到美国的，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，然后他的第二代都已经生孩子了，他很忧虑的跟我说，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薪资和工作机会，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理由，为什么？

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，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说种族歧视，到现在你们这帮中国人滚回去，就是对移民的种种，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一直透露那个讯息，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，就是先到的移民都会跟美国人一起希望解决，后来的移民和非法的移民，从来就是这样，从来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，其实因为这些年有网络了，然后中国人在那儿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，全是老问题，早就有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你觉得有没有国运这回事？

陈丹青：有，当然有。

窦文涛：因为我呢，就是我多崇洋媚外啊，对吧，就是，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，前些年我还听着就是海外华人，海外华人最爱国，中国强大了，明显眼看着你们就颓了，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，我记得你看我第一次去美国，我说我说怎么同样牌子的这个酒店在美国这么破呀，就是中国是吧，中国的这个同样品牌的这个酒店是新的对吧，然后我去到美国旅游，这坐着那个开着车跑，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，简直就是除了纽约几个大城市，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，那大幅的这种荒凉感。

陈丹青：那是老工业国家，老公路、老机场、老火车站，咱们现在去中国全是新机场，中国是后发国家，就是二次现代化以后中国才起来，后发国家全都比老帝国要新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还有你比如说，我知道这个川普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，我在这个欧洲啊，我这一次去我就最近，你比如说我先去巴黎，我就觉着巴黎，怎么跟我是十年前去的去那巴黎不太一样了，有点儿像北京火车站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，一看就是那个移民。

陈丹青：主要不是西方变了，是中国变了，主要是中国变了，中国牛逼了，你这到处光比机场，你像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这次就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，我飞回来，我还说就说去了这个机场，过了那个安检，就是进去之后在那个免税店嘛，说买点儿东西什么的，一进去之后就是登机口，连个免税店都没有，只有个小卖部，我说这是柏林，然后你又我在伦敦哪，在哪儿就看，我跟你说就是说，这个酒吧夜店是吧，那个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，去了之后我说这是怀柔的夜总会吧，你明白吗？他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玩的夜店是哪儿，北京，说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灯光化电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，恐怕就是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柏林的机场特别好，它那个老机场就一下飞机就进城了，就是特别方便（窦文涛：也是），而且你是不是（窦文涛：就二十分钟），对，你进去特快，也不用老开着像咱们现在，还坐着车坐着火车又再进去，柏林那个机场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是不是你一进去，就进国门了就进去了，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。

窦文涛：就是等于我最近两次去这个欧美啊，就是说我这个崇洋媚外的人，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，因为我再早以前，我以为这就是人欧洲特色，人家多有文化，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，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，包括是这个服务业，你比如说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嘛，那肯定欧美行，可是我现在发现，你比如说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，有很多的不方便，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，这个快递打个电话，在香港都没有，你知道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过来，打个电话就给你送过来，就是就是。

陈丹青：他主要是老帝国，你要想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就已经有地铁了，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，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，然后中国在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，高速公路全都有了，可你算算这什么时间，七十年代离现在有四五十年了已经，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，那中国就是这三十年起来，主要是这二十年起来。

刘索拉：又旧又破又老吧，但是这种又旧又破又老，其实给人一种，有一种安全感，就刚才咱们跳过去了，你比方说现在年轻人，咱们什么都有，好像什么都有，但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年轻人，安全感其实不如那边的年轻人有安全感，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，它有一种系统，它有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，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。

陈丹青：我不太敢附和她这个话题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？

陈丹青：民族主义啊，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。

刘索拉：我没有说民族主义，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又旧又老的延续。

陈丹青：我当然觉得柏林机场、荷兰机场、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，很人性的机场。

刘索拉：对啊。

陈丹青：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

刘索拉：为什么？

窦文涛：招骂。

陈丹青：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，要论新，中国是最新的。

刘索拉：怎么就不敢说那个柏林机场好呢？

陈丹青：我不太敢说现在（刘索拉：为什么？），我很多话不敢说了。

徐累：你可以说二号楼三号机场（北京），二号站三号站嘛，我坐飞机我喜欢到二号，接人又方便，进去的时候也方便。

陈丹青：我喜欢到一号机场，就是最早的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机场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机场，我叫所有给我订票人说，不要订三号航站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啊，你对什么觉得叫好，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儿（陈丹青：这争论不完的），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，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，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，其实他很有意思，就是温哥华那个小孩，这个父母就说，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代的，出生在这儿的，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，哇，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，好，我们去跟人家说，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，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，旧旧的，这多有味道，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，上海五光十色，他真觉得我的祖国比我这儿强大多了，他确实有这种感觉。

陈丹青：对对对，不是中国（大陆）变化太快了，非常快，仅仅30年前，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台湾朋友、香港朋友都非常想到大陆看，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，这机场一片昏暗，然后洗澡也没热水种种这些，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，就是中国（大陆）满街会停满小汽车，然后堵车，完全想不到的，20年前根本想不到。

窦文涛：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而且我，当然我过去说，我说这东西吧，就是硬件咱们都比他们强了现在，软件你比如说，同样是个酒吧，这酒吧讲装修比北京的差远了，可是呢，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、以及呢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。

刘索拉：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细节。

窦文涛：这个精神。

刘索拉：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细节，细节（窦文涛：对），细节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我现在又觉得就是说，中国这种比如说这种服务，包括也慢慢的你会感觉到，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代名词，可是我现在觉得，中国效率病态地高，而且这种高让我觉得咱们有点瘆得慌，你知道我昨天，我平常在北京就是叫那个外卖，叫那个餐、送餐，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的嘛，因为他没到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，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到我门口，拿来把这个给我，一个劲给我道歉，说对不起今天那个堵车，我就是晚了，我拼命赶了，我拼命赶了，我说好没事没事，你走吧，我对不起啊（众人：哈哈哈哈），二十多岁大小伙子（徐累：他是不是有），哭了，哭了，我说这为什么，我也没怪你啊？

徐累：他就是奖惩制度可能会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他说大哥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，给我再按一下，给我取消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扣我三百块钱，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，二百还是三百，我的娘啊，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（陈丹青：是是是），我就觉得你说这样他服务业能搞不好，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又透着一种？

陈丹青：很扭曲、很可怕。

刘索拉：对。

窦文涛：很邪性，把人逼到一种。

陈丹青：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个。

窦文涛：这个快马加鞭，对（刘索拉：不人性），你说这个，徐累，你现在要是回到他们当年那个年代，你想去美国吗？

徐累：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，没有那个想去美国那种，就是国外生活的那种意愿，就看看可以，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的，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，但是有的国家呢，我喜欢的反复会去几次，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会害怕的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现在的人纷纷到美国留学，让孩子留学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，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？你们也有孩子在美国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是好的（窦文涛：怎么说），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该说不该说，我觉得是好的，去国外留学，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，说实在的特别重，但是老师的教学是缺乏细节的，就是现在…

陈丹青：何止缺乏细节。

刘索拉：对呀，所以就是那缺的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学信息少，其实信息不快，然后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，然后因为老师保守就给学生特别多的压力，就是你必须得，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。

徐累：排名、排序。

刘索拉：对，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，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，首先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，其实你就会恶心了，要吐了，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，这样学习下去，而且压力太大了，就是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，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，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、快乐的环境，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，所以我想的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，他有很大的问题，而且研究的这个课程、课题吧，真的有点儿太少了，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，各种研究的课题真的有点少儿。

窦文涛：好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是，送孩子去美国留学，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就留在美国生活了，这还是个好的路吗？

陈丹青：这都无关美国，事关中国的心态（窦文涛：怎么说），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，而且有点像，唱的有点儿像了，是衰了；

另一方面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，现在美国的中国（大陆）留学生是数量最高的，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还比不上台湾、比不上香港高、也没有其他国家高，就是30年后中国（大陆）高居第一，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们。

陈丹青：是有道理的，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，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，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，吃很好的饭菜，跟咱们的几代留学生都不一样了，他不挣钱，可是他花钱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看这个为什么，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，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，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嘛，从小出生在德国的，他现在想的就是他准备，他说我准备回北京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，就是对于孩子来说闷。

陈丹青：别说中国孩子了，现在西洋人倒灌，想到中国来谋饭，这情况越来越普遍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学完了以后回来工作挺好的。

陈丹青：这个倒灌早就开始了，我昨天经过，我陪我父亲从古北水镇过来，经过密云县，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，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，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，就是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，当然是高等幼儿园，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，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，我亲眼见过很多到中国来谋饭的外国人，层次也并不很低，就是中国是找饭碗的地方了，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，所以说情况已经在，早就变化了已经。

窦文涛：那你比如说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，你还有兴趣吗？

陈丹青：还有兴趣啊，我愿意，就像她讲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，很安静、讲道理。

窦文涛：但是从这次这个（陈丹青：空气也和好），川普选举之后，你觉着还是很讲道理吗？

陈丹青：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不会有大的变化，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，不会有大变化，但国策一定会有变化，经济会有变化，战争情况什么种种这个政治格局，这肯定会有大变化，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，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变化都不是很大，还有更大的力量在让美国变化，无论是他唱衰也好，怎么也好。

窦文涛：我就现在就我不懂，我就刚才讲这国运哪，你们感觉会不会这，从这儿就慢慢这美国就收缩了，就是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，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，管人家别人家的事，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。

陈丹青：他早就收缩了。

董文涛：就是中国的经济眼瞅着，就是要这个最大经济体，这就要越过他了嘛，超英赶美，至少在这个GDP 这儿说。

陈丹青：“英”用不着超了。

窦文涛：是啊，这个这是意味着什么呢？

陈丹青：意味着世界大势啊。

窦文涛：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就。

陈丹青：是啊是啊（窦文涛：是吧），就是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，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实现，至少强国梦，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，这实现了，初步实现了已经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？

陈丹青：美国梦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，就是所有一文不名的人，也没有来历的人到了美国，会能够过上好日子、有尊严的日子，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川普讲的就是说，不是川普讲的不就是说，这事不灵了吗？阶层固化了。

陈丹青：对，它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（窦文涛：贫富加大），然后实现以后，这就是一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，大家都想挤上去，但挤上去的人最好下面人不要上来了，这从来如此，这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，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，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，里根时代就驱逐了，就开始移民很恐慌，说这下政策下来，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，打不成工了，得驱逐了。

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，一直到90年代，我打开报纸一看，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，在长岛外面搁浅了，300多中国非法移民从船上跳下来，冰冷的水，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，每个人一床毛毯，就散布在岸上，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，很人道同时很严格，就分，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就把你领走，你要没有亲戚，先关起来，关起来也可以打牌、可以画画、可以干任何打乒乓什么的这些，然后玩，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，永远是这样。

就是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，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，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，会叠什么小东西什么这些，当然也愿意回去，在里面不好，就是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，而且有人很后悔，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有公司了，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说，你们混到这样还没出国。

徐累：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呢。

陈丹青：每家都要有一个出去（徐累：没面子），所以中国人很多人出去，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，而是一个面子，觉得去了，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，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，不是今天才开始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说，徐累？

徐累：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，然后呢去看他一些老的朋友，老朋友有的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，已经做到处长什么出去的，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这个，生活水平各方面水平差的蛮多，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嘛，就是相互差距没这么大，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他说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，最失落的是这帮过去到美国去的那些人，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，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，或者是差不多的人，都已经做到很高的职位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板，他们完全在美国没有实现他的美国梦（窦文涛：没错），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东西，但是回来之后呢，已经没有他们的这个机会了，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，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是，就是没想到这种差异性。

董文涛：没错，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，对吧？我到美国奋斗20年，最后。

徐累：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，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，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。到那儿去洗盘子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中国人去美国梦，你是想在美国成功，对吗？

陈丹青：这个过程台湾开始的更早，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，唉声叹气，说我大学同班同学，现在在台湾什么什么公司老板，年薪是多少、收入是多少，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，大家不安全，都想出来，就是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，但很快他发现他只能开个餐馆，甚至还不行，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，它的台湾经济起飞后来，所以这个过程大陆只是晚一步，晚10年到20年，而且规模更大。

你看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，30年前我出国前，只要来一个华侨或者是外面来的，全都晚上聚一块，你说说外面情况怎么样，我说现在我每年回去主要任务就一桌桌饭吃过去，所有人都说，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，北京怎么样。

窦文涛：你说他们现在，就是在外边的华人，还瞧不上祖国吗？

陈丹青：没有，没有（窦文涛：没有了），不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网络非常非常重要，我再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，十个有十个人说，我在《锵锵三人行》上看到过你（窦文涛：对对对），这《锵锵三人行》自从联网，可以华侨看到，你都不知道你在外边有多少观众，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，所有人都知道你的，都知道你这个节目。

窦文涛：对，海外很多人，我在海外比较火，哈哈哈，但是就是你说的，刚才有一点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说你看中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一切让我感觉到好像要比他们强了，这方方面面，但是这个你又总会感觉到，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凄厉的一些个东西，就比如说我看见那个送外卖小哥哭，然后那天我就看见，就是说你说这个讲道理，比如说你说这个在美国，不管怎么说他讲道理，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发展起来的。

比如说最近你知道，有个叫什么贾敬龙的吗，就在我们石家庄那儿，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，这是一个村，好，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，这个村长是吧，是个能人，确实改变面貌，改变面貌就是城市化嘛，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，跟我们石家庄的大城市的一个区没什么区别了，楼房，因为它就是拆迁，就是你的旧房子拆了，我给你盖新房；

但是就在这个里边发生的这个纠纷，然后就有一个叫贾敬龙的小伙子，他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占理儿，但是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，他说我守着我这旧房，我就不搬，我甚至要在这儿结婚，结果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给推了，推了之后，他这未婚妻也不跟他结婚了，然后这贾敬龙就买这个射钉枪，就有一个这个党委书记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，走下台，他就从他脑后一枪就打死，就前一阵刚刚最高法院核准，就是说执行死刑。

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，什么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，就是刀下留人，说因为这个里边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，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，我就是觉得，你看我们这个面貌变得比美国那荒原可以说是，高楼大厦多多了，可是在这个背后似乎又有一些，让我觉得特瘆人的事情，不是说谁就一定对。

陈丹青：太多了。

刘索拉：就是我记得其实，就是回到刚才那个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华人担心的事情，就是说我是不是在这儿打工，或者我是不是干什么，我想可能还是一个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这个，这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，我在国外我必须得成什么人，我必须得买房，我必须得买车，我必须，他就咱们带着好多价值观出去的， 就是特别累；

可是这些后头这些小孩，比如说你第二代生下来，在美国生的孩子，他就没有这个感觉，他就不会觉得我一定要挣钱，买车买房，我就要享受那个，就更加享受比如说；

我碰到一个妈妈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跟我说，这又是音乐的事，她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DJ,怎么办，因为他是第二代，就是生在美国的，根本不想去好好地就是学法律、或者是当律师、或者当什么，就是想打DJ，这怎么办，怎么生活，而且呢，她说你能不能你跟他谈谈，让我去谈，我就说我就跟小孩说，我说的首先第一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每天晚上脚疼，因为打DJ会晚上脚疼（窦文涛：脚疼），你就是身体的震动频率太高了，我说的你怕不怕，因为你特别年轻，你才二十多岁，他说我是，阿姨我是脚疼，我说你会脚疼而且你会身体感觉累，因为这个震动频率太高了，你每天在这儿，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事儿，因为它是那个高震动频率，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嘛，你如果觉得没事，他说我没事，我享受，我觉得我是脚疼，然后脚疼那穴位嘛，就是他说的那个，但是我享受，我不这样活，我觉得没法活，我说那你就去做，就是这一件事，我告诉你是个关键，就是你的身体，你只要不怕你就去做，他就现在这孩子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DJ在美国，就是他就到处在俱乐部里打DJ，这就是第二代的中国的小孩的移民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。

陈丹青：这个矛盾很尖锐，很多家庭都有。

刘索拉：对，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，咱们是不是挣不挣钱，跟国内这么比，咱们挣不挣钱，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，可是现在小孩他不这么想，就是第二代已经不这么想了，说实在的中国现在小孩也就我希望，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些孩子，也是能够这么长大就好了，就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特别放松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比如说我们这次，在网络什么收集问题，还有人问这个陈老师一个问题呢，就有人说，我想问问这个丹青老师，就是说你这个前些年一直说这个美国好，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，孩子被扼杀等等等等，他说但是你看现在，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，对吧，这全世界都看着我们这个中国呢，美国、美帝国主义，你瞧现在都闹成特朗普，美帝国主义都感觉都该打内战了对吧，你现在还怎么说呢？

陈丹青：我投降，但我不会改变一个字。

刘索拉：我现在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是这样的，我刚才，所以他说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，我明白了。

陈丹青：我不争，这些问题我不想争。

刘索拉：去英国上学，现在的目前去英国。

窦文涛：投降，这是意味着你无话可说了。

陈丹青：我不想争这个问题，如果你非要争，我投降，OK,你如果这样，我一贯就是你如果你认为是这样，OK,就是你认为的这样，就像你应该让我认为我的观点一样，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说出来，然后你觉得不是你也说出来。

窦文涛：那么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，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， 就是现在到了要决定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阶段、历史关头，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，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？

陈丹青：会，我想会，不是，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，是他的选择， 但是我相信，我会跟三十年前没什么两样，就是OK，你想出去就出去，我鼓励现在的孩子能出去就出去，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，也用不着鼓励，他们会回来，中国现在好起来了，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，就至少物质生活。

徐累：现在看到的建设，就是国际化的建设是一个基本项了，是一个基本项的东西。

刘索拉：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（陈丹青；跟过去不一样了），我们这么想吧，我们把事情想得更简单一点儿，你生在一个河南的小孩，他肯定妈妈希望他来北京上学。

窦文涛：河南还是荷兰。

刘索拉：河南（窦文涛：河南，哈哈哈），在河南的孩子，他想来北京上学，因为我现在比方说在一个小县城，在陕西陕北特别的农村，他就想去延安上学，比如说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，那生在延安的人想去广州上学，就是其实每一个家长都希望那个孩子，去更大的一个地方，其实就是说这么简单，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，或者送哪儿去，就是小孩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，肯定是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，就是他有一个独立的生长的一个环境，他自己去处理，他自己生长的环境，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，如果英国太贵了，去苏格兰上学，苏格兰便宜，而且我看到过， 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特别有教养、特别好，就是其实他只要出去了。

徐累：苏格兰都要独立了。

刘索拉：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，然后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，刚才不是说到语言呢，这种语言的感觉，他就有对自己有一个对照，所以小孩回来的话，再回来时候，他真的是变了一个孩子，就是特有教养。

窦文涛：我听明白了。

刘索拉：我想是这么一回事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咱们这个经济，不管多发达，大楼不管这个多漂亮，但是这个人的教养好像还是得到外边长长见识。

陈丹青：你早就明白了。

窦文涛：投降，投降了，好，到点儿。

END